

城市漫步：当代青年新型出游方式及其形成逻辑

郭嘉璇

广州大学，广东广州，511400；

摘要：近年来，“城市漫步”作为一种新型的出游方式，逐渐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开来。通过梳理“漫游者”形象的来源及变形，笔者认为，这些在青年群体中出现的新一代“漫游者”是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塑造的游荡者的结合：他们既是不移情的游荡者，又是保持着观看的激情、四处闲逛的观众。“城市漫步”的初衷是对内卷化的生产秩序、商业化的旅游模式的抵抗，但是这一出游方式最终仍然为商业收编，从而消解了其中的抵抗性。

关键词：城市漫步；青年；游荡者；抵抗；收编

DOI：10.64216/3080-1486.25.04.048

引言

“城市漫步”，即“Citywalk”，指在城市里或漫无目的地随意行走，或探寻一条独特的景观路线，从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等各方面，重新感受一座城市鲜活的生命力。总体说来，作为一种新型的出游方式，“Citywalk”可呈现为如下特征：最少限度地投入经济成本、随意地闲逛、建构他人未曾认识的城市印象。笔者认为，这不仅需要漫游者持有观看的激情，与群众结为一体，将城市视为景观；同时需要漫游者同被观看之物拉开距离，从而从大众沉湎于其中的内卷化的生产制度、商业化的消费浪潮中抽身而出。因此，新一代的“漫游者”既在大众中间，又独立于大众之外。在这一层面而言，他们兼具了波德莱尔与本雅明所塑造的“游荡者”特征。本文将对“漫游者”的形象进行梳理，分析“Citywalk”作为新型出游方式的形成逻辑，以及如何为商业收编，使之沦为仪式性的抵抗。

1 文献梳理——漫游者形象的变形

城市漫步者(Flâneur)——或称“游荡者”“游手好闲者”“闲逛者”，这一概念最初见于19世纪前半期的巴黎。指在街上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人，他们以悠闲的步态在城市中从事观看的活动，处在社会边缘地位却是19世纪巴黎城市真正的主角^[1]。漫游者形象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互文的结果。他们是爱伦坡笔下的侦探，是波德莱尔眼中的画家居伊、都市诗人以及人群中的人，也是本雅明笔下的拾垃圾者、文人、丹蒂以及各色底层形象。

1.1 漫游者形象溯源：爱伦坡笔下的侦探迪潘

伯顿在他的作品《游荡者与他的城市》中曾经公然宣称：“没有什么形象能比游荡者更能彻底地属于19

世纪早期的巴黎。”不过，如果追溯游荡者的历史，最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游荡者并不在巴黎，而在伦敦。确切地说，爱伦坡笔下的侦探迪潘是漫游者形象的源头之一。

对于C.奥古斯特·迪潘，爱伦坡对其每天的离群索居的生活进行了如下描写：避世蛰居，从不接见客人；迷恋黑夜，在白天也要营造黑夜的气氛以便读书、写作或交谈，晚上则漫步在巴黎的大街上直至深夜，继续冷眼静观周围的一切。高贵的慵懒与倨傲下是一双异常敏锐且善于观察的双眼。正如爱伦坡所言：他自认为可以在“短促的一瞥之间，从一张脸上读出一部长长的历史”。正是这样善于察言观色、并不动声色地进行分析的能力，迪潘成为了大侦探。

然而，侦探迪潘身上虽然有漫游者的影子，但他却不是漫游者最典型的代表。他与作为路人的漫游者都视城市为景观，试图通过观察表面现象去解读真相。然而在现象与真相之间，漫游者相信眼见即为真实。比如，一个人的面相即是个性本质的绝对投射；而对于侦探，目之所及的现象不一定指向真相，因此，推理和阐释在重建真相过程中与现象同样重要。此外，对于城市中神秘莫测的现象，两者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在漫游者那里，这种现象往往会产生某种移情效果，另其忘形于色；在侦探那里，这种现象不会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只可能成为他通往真相的路径。总之，强大的阐释能力、明确的目的性、理性的观看视角，使得侦探迪潘与漫游者区分开来。笔者认为，漫游者的原型应当在波德莱尔描述的画家居伊身上。

1.2 漫游者的雏形：画家居伊与“人群中的人”

依据波德莱尔的观点，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生活中要把握住易逝的形象和瞬间，需要具备风俗速写的能力。

这就向艺术家提出了要求：拥有观察生活的激情、对艺术敏锐的感知力以及矫捷的捕获力。康斯坦丁·居伊就是这样的画家。

居伊不仅是现代生活的画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现代生活的观察家。居伊在巴黎街头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充满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完全是观看的激情，他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自己的观看之中。“正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2]，对于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间，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居伊喜欢人群，并与人群结为一体。然而，他与他所欣赏的人群中的人仍然是不同的。在本雅明看来，人群中的人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漫游者。真正的漫游者应当同被观看之物产生断裂与脱节：“这里既有被人群推来搡去的行人，也有要求保留一臂间隔的空间、不愿放弃悠闲绅士生活的闲逛者。”^[3]而在人群中的人身上，疯狂的行为取代了镇定自若。人群中的人狂热地追逐着人群，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早已失去了独特的个性和对自己、以及周遭的一切进行反思的能力。那么如此看来，那个在好奇心引领下“投入人群去寻找陌生人”的观察者居伊，他，就是真正的闲逛者。

1.3 漫游者的群像：本雅明笔下的现代英雄

如果说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是满怀着激情、兴趣盎然且完全投入地观看并闲逛着，那么本雅明塑造的漫游者则是以一种格格不入的姿态观看着周遭的一切。这是一种抵触、批判性的观看。

在本雅明看来，能够承担现代性、通过自食其力在现代性中生活下去、保持反现代性的姿态并且参与颠覆现代性的活动是现代英雄的基本素质。他把这一形象熔铸于丹蒂、文人、闲逛者、波西米亚人、妓女、赌徒、不熟练的工人、拾垃圾者等底层群体身上。这一群体被弃置在社会边缘，成为现代社会的多余人，成为现代性震惊的逃逸者和漫游者。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本雅明发现了其所具备的否定性因素：“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模糊地反抗着社会，面对着飘忽不定的未来”^[3]。泰勒主义的苛刻效率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上风，而游荡者没有固定且紧张的职业，他们时常无所事事，以悠闲为个性，完全没有时间与效率的概念；他们并不跟着机器的节奏挥动手臂，而是在街头随意地迈动自己的双脚，喜欢“跟着乌龟的速度散步，如果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社会进步就不得不来适应这种节奏了”^[3]。这些皆与步履匆匆的人群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亦与现代社会的规范背道而驰。因此，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又是这

个现代性的对抗者。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一刻不停地观看着时代，既熟知这个时代，同时又是时代的异己者和陌生人。

2 “Citywalk”：作为新型出游方式的形成逻辑

波德莱尔赋予漫游者以艺术家的身份。他们拥有着观看的激情，“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新一代的城市漫游者亦是如此。正是因为来自心底的那份热爱，以及独特且敏锐的感知美的能力，他们得以将他人习以为常的一座城市视为一道可供观赏的景观；但与此同时，正如本雅明笔下的那群漫游者，新一代的漫游者还是一个具备着反抗意识的青年群体。作为当代青年新型的出游方式，“Citywalk”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抵抗。其中，内卷化的生产制度、以及商业化的消费浪潮是其抵抗的矛头所在。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内卷化”指的是同辈群体之间过度竞争，争夺社会资源，引发人们的焦虑与内耗的现象。不同于波德莱尔、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所处的规训时代，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一书中指出，当今的时代已然是一个效率社会。效率社会完全被情态动词“能够”所控制，与此相反，规训社会则被禁令、惩罚和情态动词“应当”所统治，它意味着一种言听计从的生存状态。效率社会的主体看似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只是这样的自由仍然存在于臆测之中^[4]。事实上，人们是在剥削自己，从而走向了自我奴役，并且深陷其中。比如，人们对时间支配的过分计算，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地“打卡”某个目标。再如，人们总是展望未来的宏大蓝图，却总是忽视了当下的细枝末节。这是一个过分肯定且积极的时代，没有滞留与静止，只有不断的前行和运动。而新一代的漫游者则是暂时性地脱离了社会生产秩序的控制，从这样的生存状态中抽身而出。在此，漫游者是随性的。前行没有目标，步伐是偶然的。遇到绿灯就直行，遇到红灯则拐弯，岔路口则随机决定行走的方向。因此，他的目光可能停留在街道的任何一个角落。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滞了，漫游者驻足不前。借助于这样的闲逛，连续的空洞的时间打开了各种各样的缺口。停滞，意味着对“当下”而非未来的强调，而这正好符合本雅明的信念：“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能研究未来的”。“他就建立了一个‘当下’的现在概念。这个概念贯穿于整个救世主时代的种种微小事物之中。”^[5]微小事物是“当下”这个概念的必然归宿，正如漫游者的停滞的目光总是自然而然地飘至城市中的细节一样^[6]。

在此，前行和运动搁浅了，细节与当下获得了意义。从这个层面来说，漫游者漫无目的的闲逛，恰恰是对内卷化的生产秩序的一种抵抗。

此外，波德莱尔、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将购物中心作为最后的光顾之地，而新一代的漫游者却刻意规避这些商业化场所，将闲逛的路线围绕着博物馆、小巷、路口等非商业性的地方展开，这无疑是对消费主义浪潮的一种批判性回应。正如鲍德里亚所言：“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有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9]”我们被包裹在商品拜物教和虚假意识的幻象世界，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被一种神秘而又虚妄的幻觉包裹着。在这个时代里，消费主义已然占据上风，波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旅途中的人并非单纯地观赏美景，放松身心，而是走马观灯似地“打卡”每一个网红景区、网红饮食，而后经由社交软件，炫耀性地展示自己既已消费的事实。这样的出游模式显然是与旅游的初衷不相符合的。而“Citywalk”正打破这样的出游模式，力图用最少的经济成本来体验一座城市。漫游者以其带有审视意味的凝视从人群中分离出来，与人群痴迷陶醉的目光相比，他们对周遭的一切进行着祛魅式地观看。这种反讽和疏离的目光使他们看到了消费主义虚假且空洞的本质^[7]。这是新一代的漫游者在观看意义上的一场胜利，因此，他们的凝视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商业化的消费浪潮的一种对抗性的文化实践。

3 “Citywalk”的另一面：为商业收编的漫游者

赫伯迪格指出：所有青年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最终都会被时尚工业所收编或者商品化，都会失去战斗锋芒从而变成折中的东西。作为新型的出游方式，“Citywalk”也正背离其初衷，落入商业收编、从而消解抵抗性的陷阱中去。比如，人们研发出了“Citywalk”小程序，专门为用户提供“城市漫游”路线，所有路线的收费均在69-258元之间；再如，借助新媒体平台，商家们大肆宣扬自己的服务与产品，吸引人们前来消费。这样明码标价的“Citywalk”显然再次为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浪潮利用，甚至与其他出游方式没有任何差别。从这一层面来说，为商业所收编的新一代漫游者已然泯然众人。

正如本雅明预示的那样：伴随着大众消费主义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作为商品和消费者的转变，最终，闲逛者也将转变成了一个消费者。他们屈从于商品文化包

装欲望的力量，深深为其所席卷、所吸引，直至成为它的共谋。但是这个过程又是隐蔽的。漫游者从一家商店走进另一家商店，茫然而又野性地凝视着各种物品。他们的目光在拱廊街和百货商店里扫视着琳琅满目的新商品，看街上车水马龙，物欲交换，川流不息，心里不由得就感到几分满足。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与商品互为镜像，不辨彼此。漫游者虽然没有购买商品，却经由这种与商品的相互移情的过程“消费”了商品背后所喻指的文化符号，从而以“恋物”的方式建立起自身作为观看者的主体性。在此，漫游者不再是清醒且警觉的。因为他们已丧失了把自己身处其中的喧闹环境当作文本来解读、从由各种商品所构成的意象中挖掘出意义的力量。

4 结语

作为当代青年新型的出游方式，“城市漫步”包含着青年群体的抵抗意识。其中，内卷化的社会生产秩序、商业化的消费浪潮是其抵抗的矛头所在。在此，正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他们同样拥有着观看的激情，得以将城市视为一道道景观加以捕捉和鉴赏；与此同时，他们又是清醒的，同人群中的人拉开距离，格格不入地观看着周遭的一切。从这个层面而言，新一代的漫游者是波德莱尔、本雅明塑造的游荡者的结合体。只是在消费主义的浪潮席卷下，漫游者仍需警惕陷入为商业收编的陷阱中，从而背离“城市漫步”的初衷。

参考文献

- [1] 张乐. 漫步巴黎幻境——本雅明的闲逛者形象探析[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20
- [2]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 郭宏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81.
- [3] 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 张旭东, 卫文生,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4] 韩炳哲. 爱欲之死[M]. 宋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20.
- [5] 汉娜·阿伦特. 启迪: 本雅明文选[M]. 张旭东, 王斑,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 [6] 汪民安. 游荡者、商品和垃圾[J]. 中国图书评论, 2009, (12): 4-13.
- [7] 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段祥贵, 陈建. 本雅明“闲逛者”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意义[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05): 93-96.